# 學禮管釋

# 學禮管釋卷之六

賞塗夏炘心伯甫學

## 釋明堂

明堂之典禮有三一聽朔也一宗祀文王也一朝會諸侯也明堂之制度有二一爲廟室之明堂考工記月令所載是也一爲宮壇之明堂覲禮記司儀所載是也廟室之明堂有屋有堂有戶牖爲天子聽朔宗祀之所宮壇之明堂棄階棄堂表門略具規制不備屋宇牆垣爲天子朝會諸侯及巡狩方嶽覲羣后之所參考經典明確可據自後儒惑於大戴記盛

德篇之駁文或舉合宗廟或舉合路寢或舉合辟雍聚訟紛紛幾三千年不決甚矣其蔽也茲援正經考典禮述制度以作斯篇

玉藻天子元端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注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

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鄭康成三禮目錄月令下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

右明堂聽朔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

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炘按朱子此二語極精江都汪中述學明堂通釋中痛詆朱子此二語可謂無忌憚矣　王炎曰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

詩周頌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朱子集傳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

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近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者也

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錢公輔曰今觀明堂之禮與散軍郊射裨冕搢笏同稱明是武王之事孝經所謂周公其人者言周公相武王以成大業如嚴父配天之舉非武王不能為亦非周公不能贊成之

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右明堂宗祀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尺九階注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注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白盛注堊灰也盛之言成也以堊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二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

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月令孔廣森曰明堂月令者古明堂陰陽篇名自赤綴以下引其文也所說獨與周明堂制度多合赤綴戶也注綴飾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用九室謂法龜文也東西九仞考工記作九筵南北七筵上圓程瑤田述中霤曰古初有宮室不過爲幬然之物以覆于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包如無柄傘古者明堂圜其上以法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圜其上者與下方九室十二堂孔廣森曰十二堂皆堂各有左右个凡四堂八个故合之爲十二堂也室四戶

戶二牖賈思伯曰見北史本傳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

乘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案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

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炘按以中央四正之室言之曰五室兼四隅言之曰九室又兼左右个虛數言之曰十二堂其實一也

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右明堂廟室制度爲天子聽朔享祀之所在南門三里

之外七里之內

大戴禮盛德篇訂譌

明堂者古有之也注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鄭駁異義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析按明堂爲九區中五室井四隅爲九正合古制依攷工記祇有二十戶四十牖與此不同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析按兩下屋上下長方四阿屋則上圓此一段論明堂制度與中段引明堂月令文合惟戶牖不合攷工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析按此句襲明堂位文明堂詳列諸侯之位故曰明諸侯尊卑此句上無所承似有脫簡奪句外水曰辟雝析按牽合辟雝爲一漢世遂以明堂靈臺太學爲三雝宮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析按三公內諸侯之位俱不見忽敘四夷之闕其有脫簡無疑以上三句文氣俱不貫串明堂月

合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炘按此段與周制明堂多合詳見上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炘按此三句述明堂壇壝之制與覲禮合非廟室之明堂然可見壇地之明堂在近郊三十里之上與淳于登所說廟室明堂不同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注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也炘按後儒宗廟明堂同制本此朱艸曰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炘按孝經援神契向書中候諸緯俱以爲堯時事舉以爲文王廟中有此瑞頗不合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見晏子春秋似未可信此天子之路寢也炘按此句與上文不接上方說明堂卽文王之廟又侈言祥瑞並無一言及路寢忽曰此天子之路寢也必有脫簡無疑不齋不居其

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圻按此三句指路寢言然與明堂無涉）李惇曰盛德篇貽誤後人者有五既云明諸侯尊卑又以爲文王之廟遂啟杜氏訓明堂爲祖廟之誤一也又以爲天子之路寢遂啟鄭氏大寢明堂同制之誤二也又云外水曰辟雍遂啟蔡氏明堂辟雍爲一之誤三也朱草蒿宮近於夸誕遂啟後人封禪祥瑞之侈說四也有天災則飾明堂更涉矯誣（見盛德篇首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遂啟後世土木厭勝之邪說五也

右辨盛德篇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前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逸周書明堂篇大會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羣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

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前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右朝會明堂

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右方嶽明堂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王巡狩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

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注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

大戴禮朝事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內外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

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别貴賤序尊卑也金榜曰所謂合諸侯之明堂於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於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又曰此為壇為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於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炘按朝事義所述壇壝與司儀覲禮合所說面位與明堂位大戴明堂篇合則朝會諸侯之明堂非廟个之明堂矣又逸周書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下所列之位雖與明堂位不同亦足為朝

會諸侯皆壇壝為宮之證

大戴禮盛德篇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注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竑按淳于登韓詩說所云皆廟个之明堂七里之內聽朔宗祀畢事可反國中此壇壝明堂則在三十里近郊鄭康成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理或然也金榜曰楊倞注荀子彊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其說

右明堂宮壇制度為天子朝會諸侯之所方嶽亦有之

在近郊三十里之地

附書玉藻正義後

蔡伯喈以太廟靈臺辟雍明堂爲一處異名同實詩正義引盧植穎子容賈逵服虔並同此義袁準正論辨之詳矣其署曰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固各有所爲而代之儒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鬼神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雝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鄭高密則謂太廟路寢明堂雖異地而同制考工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見其同制又玉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太廟在庫

門內之左路寢在路門內明堂在國之陽戴蔡說爲有條理然天子路寢見於書顧命太廟見於儀禮覲禮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禮諸侯之路寢見於喪大記何嘗如明堂之制魏書李

謚之論 尙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云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注云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

禮書陳祥道之辨 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其豈然乎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房矣

儀禮釋宮李如圭之說 禮書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

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有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曰設斧扆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𨺗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誠哉高密之諍臣也然鄭君同時高第弟子早疑其說不待後人之辨論其見於玉藻正義云鄭注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朔時在西都文王遷鄷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

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服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嗣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云几侯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案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

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巳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曰平王微弱不復如明堂也據疏所引是以顧命之路寢爲未有天下之制覲禮之祖廟爲記者之誤說王風之路寢爲東周不能如禮制僅可據者一斯干之路寢而又出

於鄭箋非經文之有實證然則鄭注之不足據亦明矣在沖遠依注作疏不能不委曲回護然不題鄭氏之意已反覆抑揚見於言表後儒生數千載以後承先儒辨明之後何難翻然而悟其失乃惠仲孺棟詳明堂大道錄金輔之榜見禮箋汪容甫中見述學孫淵如星衍見古合宮考諸儒必推波助瀾以證成蔡鄭之說非所謂當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者哉

附書隋書牛宏傳後

疑攷工記明堂之制太狹始於北魏之李景伯而隋之牛里仁辨之尤篤里仁曾上明堂議曰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

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曰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
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四尺四壁之
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
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
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
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履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
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
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
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

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味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已隘矣據鄭所說近是不然炘案里仁之說足以正鄭君廟寢與明堂同制之謬惟謂明堂享祀不足行禮尙沿鄭君五帝同享之說孝經止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並無五帝同享之文鄭君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之言本於孝經援神契及尙書帝命驗諸緯何足爲憑二筵之室享帝配王神位僅二有何不容太室東西向有青陽總章二室犧牲俎豆之設綽綽有餘比之廟寢之左右房無不足也四尺五寸

之階又豈有不足席工之理古人質樸明堂昭儉豈必如後人之廣屋大厦以誇宏博之規哉江氏永曰東西九筵以爲廣南北七筵以爲修凡室皆方二筵則南北之堂各有廣五筵修二筵半之地東西之堂各有廣三筵脩二筵之地而中室之左右猶各有南北二筵東西一筵半之地<sub>炘案江氏以凡室二筵專爲四隅之室言之</sub>蓋以爲左右房宗祀文王陳豆籩不可無房故太室旁宜有房而此經畧之也<sub>炘按明堂無房江說似失之</sub>王者至明堂隨月居之以布政令布訖即返室堂廹狹羣臣在堂下亦可無嫌也李氏惇曰明堂鉅典也二筵之室不已隘乎曰此無所用廣也會同之時諸侯

皆列堂下炘案李氏混廟室之明堂與壇壝之明堂爲一故云然其實非也聽朔之時天子暫居室中不過崇朝而反惟宗祀之典較繁然配享上帝于郊爲文于廟爲質非如禘祫之制羣主羣尸紛紛竝立有事神於室之禮也自漢以後宮室日侈繁儀日盛有十倍於古者矣李景伯王介甫輩據後代之制而以律三代不亦過乎二儒之說洵足以申古制而袪衆疑論明堂之制者斷勿以攷工爲不足信也

## 釋天子七廟

天子七廟之制漢韋少翁與劉子駿異議少翁據喪服小記而

立四廟謂周以后稷文武爲不毀之廟兼四親廟而爲七其在元帝時與將軍列侯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按今見喪服小記祭義無此文）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

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此韋少翁之議也劉子駿則以天子七廟乃常制文武世室不在七廟之中其在哀帝時與太僕王舜奏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劉子駿之議也班孟堅漢書韋傳末引其父叔皮之言云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可偏定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是學者信劉疑韋漢時之論已如此炘按少翁之議蓋承詔旨有爲而言之漢自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祖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宗祖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

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故元帝時貢禹奏親盡廟宜毀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未及施行永光四年迺下詔先罷郡國廟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云云韋少翁等承立親廟

四之詔旨遂援小記而立四廟之文以爲天子七廟幷始祖二世室數之以救漢時立廟之濫幷謂天子始祖廟亦毀四親廟以次迭遷而不自知其言之過激劉子駿援据經義以正其失厥功偉矣考王制穀梁傳以外言天子七廟者尙多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或以古文爲僞書然御覽五百三十一卷引尙書逸篇與此合）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荀子禮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故唐會要岑文本云載籍紀七廟者多稱四廟者唯穀梁王制祭法禮器書咸有一德並云七廟荀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按馬融袁準亦主七

廟　王氏應麟曰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散見於傳記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然則喪服小記四廟之文實孤證不足爲據云吳幼清禮記纂言依劉原父而立四廟之上當有脫簡之說以大傳諸侯及其太祖六字補之謂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氏謂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按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闕文者是也今以大傳之言補之之言諸侯不得如天子之追禘太祖以上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之廟爲四親廟也

釋大夫三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與諸經傳皆不合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

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太祖者諸侯以上始有之大夫之高祖非君賜不得祫何論太祖也子夏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是太祖者諸侯之所得及非大夫之所能上干也祭法曰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與大傳及喪服傳合足以正王制之誤鄭注王制以大夫太祖爲別子始爵者及注祭法不引王制一字但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此對下庶士以下無祖考言非謂大夫有有祖考者有無祖考者其無祖考者庶

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是鄭意以祭法爲定制大夫實無太祖之廟故鄭志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此二句今祭法注無程氏瑶田謂今注爲定本與原注又別炘按此二句是斡旋王制之注後以祭法所記實勝於王制故刪之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制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炘按王制直後世儒者之誤記非以夏殷雜也古者大夫不世爵何太祖之有大夫而有太祖之廟是與諸侯無異矣周末大夫僭禮公

廟且設於私家則有太祖之廟乃其常事然不可以爲訓王制
之云設以祭法大傳喪服傳其爲謬也審矣
鄭以大夫太廟爲別子始爵者正義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
得立別子爲太祖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
不遷爲太祖也炘按大傳之言祖非指廟言祖始也謂此別於
諸侯之子受爵命爲大夫自茲以至百世皆以此一人爲始故
曰別子爲祖下云繼別爲宗宗主也言繼別子之嫡子乃百世
兄弟之所主故曰繼別爲宗非以祖爲太祖之廟宗爲大宗之

廟也下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謂有百世不遷之大宗非謂有百世不遷之太祖也別子為大宗之所始一世繼別子者立別子為考廟二世繼別子者立別子為王考廟三世繼別子者立別子為皇考廟四世繼別子者遷別子於壇五世繼別子者又遷別子於第一壇自後繼別子者別子之第一世子遷而別子不遷永遠於壇而祭之此祭法之義也若以別子為大夫之太祖與諸侯天子之有太祖同恐先王制禮不若是啟僭越之甚也宗法自宗法祖廟自祖廟何得比而同之

釋大夫士廟主

大夫士宗廟無主許叔重鄭康成或有其說始則晉徐邈辨之繼則魏王懌辨之學者皆知大夫士無主不足憑其實叔重康成亦參疑義未嘗堅持無主之說也通典引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又文獻通考引異義云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此許君大夫士無主之說祭法鄭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爾又通

典戴鄭駁異義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結茅爲菆周禮小宗伯疏引鄭駁異義云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此鄭君大夫士無主之說是以晉徐邈辨之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何休解詁宗人攝行主事而往與此不同徐邈所引之注未知所出後清河王懌亦用攝斂神主之說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香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大夫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惟侯王而已

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埋重則立主今士大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見通典魏淸河王懌辨之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愼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謂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

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者於逸禮按逸禮今無考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待主終祭也見魏書禮志以上徐王二公之辨博而篤矣然許鄭雖云大夫士無主實亦尚參疑義以俟後人之論定許君說文解字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又通典引異義云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

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愼據春秋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曲禮正義引異義云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按左氏說與禮記同是許君雖用公羊說大夫士無主而仍不廢左氏說有主之義也鄭注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云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

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其以幣告之乎賈疏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又注郊特牲直祭祝於主云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又注特牲饋食禮祝在左云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是鄭雖用大夫士無主之說而亦未嘗不疑其有主其見於禮注者已不一而足矣炘按大夫士廟中有主散見於傳記遺文者甚多左傳衛孔悝反祏於西圃證一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證二何休公羊傳文二年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注引士虞記云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證三說文解字祏下一曰大夫以石爲主證四魏王懌

云饋食設主見於逸禮證五卽無此五證以孝子之情推之先王旣體大夫士之孝心而許其立廟其所以爲尊卑之別者在追祭之遠近禮數之隆殺斷不系於主之有無明矣許鄭二君未定之論學者無固執可耳

# 學禮管釋卷之七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 釋端侈袂

端者對侈袂言之也古者布幅濶二尺二寸衣袂屬幅廣袤與之等故謂之端說文作褍云衣正幅鄭注司服云端者取其正是也衣長二尺二寸袂長三尺三寸半而益一侈大於衣故謂之侈袂侈說文作袳云衣張是也考之禮男子之服皆端婦人則侈袂五㚷之服皆端弔服則侈袂其見於經者晝然不紊此其別也樂記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注云端元衣也疏云凡冕服

之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是五冕服皆端也朝服元端同衣而異裳故禮朝服亦稱元端論語云端章甫鄭注云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是朝服元端皆端也爵弁服與冕冕冠同元衣而纁裳韋弁服韎布衣而素裳皮弁服白布衣而素裳冠弁服即朝服緇布衣而素裳左氏昭元年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是弁服皆端可知故曰凡男子之服皆端也婦人之服不多見唯見於內司服其與男子異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故王后之服有衣無裳其異一男子之冕服九章婦人之褘褕闕三服但刻繒爲狄而已其異二男子之

五冕朝服元端皆元衣皮弁白韋弁纁息蜡服黃無青赤二色婦人則禕衣元褕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各備五方之色其異三至於婦人之袂無明文惟少牢禮有主婦被裼衣侈袂一語鄭注云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鄭注追師又云侈祿衣之袂綃言其實祿言其色其實一也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蓋康成司服注士服皆端大夫以上侈袂之說皆緣少牢主婦衣侈袂一語推出而因以及於男子不知冕弁朝服皆有端名何嘗有大夫以上獨異於士之文求之經典實無左據竊意婦人之服連衣裳爲之凡連衣裳者皆不得謂之端

故其袂皆侈大與男子異其制僅見於少牢一篇少牢與特牲皆朝服祭主婦同服綃衣特牲言綃衣少牢言侈袂互文見義明大夫之妻亦綃衣士之妻亦侈袂婦人之服無不如是與男子相變例得其實故曰婦人則侈袂也喪服記曰衰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袂尺二寸雜記曰端衰無等是五衰之服皆端也雜記又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注云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裼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是弔服侈袂也竊意端正方質也侈袂則大之文也男子質婦人文以是相變五衰服質弔服文亦以是相變證

之經典一一名合任氏大棓附會鄭說謂吉凶服皆大夫以上侈袂侈袂而猶稱端但據衣身廣長皆二尺二寸言之孔氏廣森不依鄭說另立一解謂吉事則冠冕之服皆端弁服侈袂凶事則喪服端弔服侈袂求之於經皆不能合也

## 釋深衣對襟

婺源江愼修氏著深衣攷誤近世通儒皆宗其說惟同邑董茂才彥輝作辨正以糾之其好勝之見誠所不免余最喜其論對襟之制云經明云曲袷如矩以應方又實之曰抱方如江氏左襟掩右之說則抱邪而不抱方矣余向亦疑掩襟之

誤因作此以釋其義

古服皆作對襟無掩襟者深衣篇云曲袷如矩以應方後漢書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云頸下施衿領方正學者之服也爾雅衿謂之袸注云衣小帶郝氏懿行義疏云衿當作紟說文紟衣系也玉篇紟亦作衿結帶也經典衿紟通又後漢書儒林傳服方領注云直領也是古者方領對襟一直而下有衿以系之至後漢時猶然也

爾雅衣眥謂之襟說文眥目匡也襟取眥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古人命名之精如此淮南齊俗篇云隅眥之

削隅謂方領皆謂對襟皆削布爲之詩正義引孫炎云衣眥衣領之襟襟又與衿通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是也如作掩襟則爾雅衣眥之訓不可解矣

深衣以單布爲之夾者曰中衣有棉者曰襺曰袍妻曰褻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襺衣裳注云若今大襦也晉書夏統傳服袿襦音義引字林云連署衣也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一曰襜褕說文直裾謂之襜褕玉篇裾衣裒也步報切今作抱裒衣前裣即襟字也說文裒褱也郝氏曰衣之前襟可褱裒物故謂之裾裾言物可居也郭注爾雅言後裾非是炘案直裾即直襟直襟

即對襟舊褕也袍也深衣也古今異名深衣之作對襟許叔重言之明確如此

玉藻縕爲袍任氏幼植深衣釋例云鄭注喪大記云袍褻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燕居便服故曰褻衣釋名袍丈夫着下至跗者也按即深衣之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角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按婦人不殊衣裳與男子深衣同廣雅直袷案袷即領也爾疋襜袷謂之襟釋文袷本作領謂之幅袒飾褻明袍長襦也王氏念孫疏證云急就篇注長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其似襦而長者特别之曰長襦直袷亦作直領釋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按邪直而交下者謂爲邪

直之形而交互於頸下至於襟也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方言袒飾謂之直衿晉灼云婦人初嫁時所著上下直衿也炘按袍也袒飾也褻明也長襦也皆不殊衣裳與深衣同制特隨時隨地而異其名耳婦人亦不殊衣裳與深衣之制同觀釋名方言所云則深衣之不作掩襟彰彰明矣

深衣之領爲四角每角二寸四角共八寸經所謂袷二寸鄭注喪服所謂濶中八寸是也四角成矩形故曰方領其著於項角尖相對故又曰曲袷又曰邪領自項一直而下連於對襟故又曰直領或曰直衿焉顏氏家訓所謂邪領下連於衿是也

釋司服裘冕

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祀天言裘不言衣五冕言衣不言裘皆互文也二鄭謂大裘卽黑羔裘則五冕之裘同用黑羔可知矣冕服莫大乎袞則祀天用袞可知矣何以明之服各因乎其時冬至祀天服裘祀五帝不皆服裘五冕之祀通乎四時有衣無裘殊爲不備故知此節互文見義也郊特牲曰王被袞以象天則袞以祀天禮有明文康成以此大裘而冕爲襲元衣故以

郊特牲爲魯禮不知特牲明曰王被袞以象天則非魯禮明矣明乎此飾之爲互文則郊特牲被袞之確而羣疑可釋也（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亦舉祀天以包羣祀非謂王之服惟祀天有裘也）

## 釋三夫人闕狄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鄭注云夫人三

夫人及侯伯之妻也與司服注不合賈疏云婦人之服有六從
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
闕狄君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揄狄其服不定故總云乎
以疑之也炘案司服之注爲是昏義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三公執
璧與子男同其妻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服闕狄矣三公之妻服
闕狄則三夫人闕狄可知且喪大記云世婦以襢衣向上差之
九嬪鞠衣三夫人闕狄尤其顯證玉藻夫人揄狄仍專主侯伯

之妻言而三夫人闕狄斷以司服注爲定論無疑

釋侍君食

君前侍食之法散見於士相見禮玉藻論語諸篇侍食與禮食不同禮食則公食大夫禮是也侍食即與君燕食三經所記是也侍食又有客不客之分客之近於禮食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純是燕食有膳宰嘗食以是爲別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是王平常燕食必有膳夫嘗食也又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是與賓客禮食膳夫不嘗食也士相見禮云若

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疏云謂君與臣小小禮食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論語云君祭先飯以上三經皆君賜食而客之之禮也凡君賜食臣皆不祭客之則有祭法然必君命之祭然後祭士相見論語不言者文不具也君祭先飯徧嘗膳者謂無膳宰嘗膳則臣先嘗之注所謂示爲君嘗食也先飯者飯黍稷也徧嘗膳者嘗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飲俟君之食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飯嘗畢若已食然故

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也是皆君客之之禮也士相見又云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疏云此謂得賜食而非君客者也以上二經皆君不客之之禮也君不客則有膳宰嘗食故已不嘗食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待命者未嘗嘗食君賜食之意未終故不待命俟君食即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但食黍稷畢即飲而俟也玉藻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食庶羞矣又云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

不具必合考之而君賜食之禮始全矣

釋各以其物

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周禮司常大夫士建物制無異同疏家遂謂雜帛之物雖同而旌旗之杠則異引禮緯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解之按禮緯之言不可信古者建旗於車九仞者六丈三尺鄭注七尺曰仞七仞者四丈九尺五仞者三丈五尺皆非車所能建車建酋矛二丈於斯爲至矣射禮倚旌侯中天子九十弓之侯纔高二丈九尺焉能倚六丈三尺之旌乎又獲者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旌杠六丈

三尺非一人之力所能舉之偃之也禮緯之說不可通矣竊意古者旌旗長短之制不傳旐長八尺僅見於爾雅士銘旌三尺見於士喪禮餘皆無文或大夫士之物雖同而物之長短或異與若以九仞至三仞之杠解之未見其能合也

釋士旅食

儀禮燕禮大射有士旅食鄭云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疏云謂未得正祿者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皆正祿此則未得正祿云所謂庶人在官者所謂王制文故王制云庶人

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徒五人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此其說甚明乃後人多生異義盛氏世佐謂士旅食卽周禮之旅下士吳氏廷華謂官伯所掌之士庶子無祿給稍食者胡氏匡衷謂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隷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皆於經無證揣諸儒不信注疏之意一則以府史以下不得稱士按王制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庶士府史以下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注云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是府史等得稱士之證一則以府史職卑不得與諸臣相獻酬按士冠士昏之有司鄭皆以府史以

下解之其服元端與主人同其賓主迎送揖讓與敵者同非如後世之吏長官以奴隸視之也漢人以吏起家爲大官者甚多猶有古人遺意此古人養羣吏之廉恥而三代之吏不至如後世之舞文弄法也鄭注王制庶人在官者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諸侯者注燕禮云士旅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注大射云士衆臣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以王制庶人在官申明上句未得正祿斯爲的解也又趙岐注孟子大國節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古庶人在官有功則命之爲士如舉於晉國管庫之士即其證）注耕者節云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

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斗食佐史即府史之屬是趙亦以府史之屬解庶人在官胡氏匡衷必謂兼不命之士非也

釋與爲人後

釁相延射之詞以與爲人後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並斥萬氏斯同疑其不倫謂後字當是役字之訛蓋未知與爲人後者之禍實覆人之宗而滅人之祀也鄭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不如徐氏師曾與干也與爲後有所利而干求之說爲確公羊襄六年春秋書莒人滅鄫

陸氏淳云鄫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陸氏蓋徒見何邵公解詁云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云云遂以爲罪在鄫子而不知鄫子之立莒公子實莒人利其土地脅後夫人而求之也襄五年經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魯襄公母定弋鄫女蓋世子巫之姊妹巫爲襄公之舅姊妹之子謂之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解詁曰殆疑疑讞於晉齊人語按殆危也謂告危於晉也据經文鄫子之立莒公子

寶莒人脅之鄫世子巫因魯襄公以告危於晉晉人又不救之故六年遂書莒人滅鄫滅人之祀與賁人之軍亡人之國同科故變相延射之詞相提並斥聖人之為萬世慮至深遠也或曰異姓而與為人後其於所後之家有覆宗絕嗣之禍若同姓而與為之後不過貪其財產耳何至與賁軍亡國並稱是又不然凡為人後者必以尊服服之既為所後之父母服尊服則必絕本生之斬衰而降而服期夫為人子者至絕本生之斬衰是父母未嘗有是子而子亦永不有其父母較之賁軍亡國殆又甚焉屏而黜之使不得與於觀德之列不亦可乎或又曰儀禮有

爲人後之文後世之名世大賢爲人後者亦多矣以子之說純之不皆貴軍亡國之徒哉曰儀禮之爲人後專以大宗言之後世宗法不立不得已而立後或父命之或君命之未嘗不可若稍存求利之心是孔子之所謂與也宜爲少有良心者之所不忍出矣

## 釋犧尊 象尊附

以犧尊之犧爲牛自阮諶三禮圖始阮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而王子雍實之王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宋宣和博古圖再實之蔡條云微宗崇尚古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解說殆有

(可哂者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象形康成阮諶之說盡臆度耳)於是說犧尊者皆以爲牛尊矣考古人無有以犧爲牛者犧卽羲也大皞伏羲氏以能服羲牲得名後人加牛作犧故賈逵說犧非古字(見說文)張揖字詁羲古字(見書序釋文又易繫辭釋文包犧本又作羲書孔序釋文包犧本又作羲管子封禪伏犧作宓羲)皆明證也凡經典中之犧乃牲之總名不專指牛說文犧宗廟之牲也从牛羲聲漢書司馬相如傳犧雙觡共抵之獸注引服虔云犧牲也呂覽行論宋公肉袒執犧注云犧者牲也此皆訓犧爲牲之總名也又純者曰犧詩閟宮享以騂犧傳云犧純也書微子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傳云色純曰犧曲禮天子以犧牛

注云犧純毛也莊十年左傳犧牲玉帛注云犧者牲之純色也此皆說犧爲純色之名也故不特獸謂之犧雖禽鳥亦謂之犧昭二十五年傳服注云三犧雁鶩雉也又昭二十二年傳云雄雞自憚其犧若以犧尊爲牛尊則經傳中之犧字何以不專屬之牛乎阮諶之圖本是臆說太和中所得之器未必即古之犧尊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陳祥道云虞氏尚陶故泰尊瓦則山罍亦瓦矣商人尚梓故著尊木則犧象亦木矣莊子天地篇云百年之木破而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雜之以青黃是犧尊之以木明甚齊子尼送女之器埋於地中數百年則必鑄金爲之其非古之犧尊明矣王肅遂據以爲古之犧尊非也宋徽宗好古器安知人不僞爲犧象二尊以欺之是皆

不可信也犧从牛羲聲羲从兮義聲義从羊我聲皆歌部中字犧尊周禮作獻尊獻古讀爲儀伏生尚書民儀有十夫古文尚書作民獻咎繇謨古文萬邦黎獻漢孔宙碑費鳳碑皆作黎儀儀義同部獻儀一聲之轉明堂位正義引鄭志云犧讀爲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聲之誤耳詩閟宮云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衆注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明堂位尊用犧象鄭注云犧尊以沙羽爲飾合毛氏兩鄭之說核之則犧尊爲羽毛之飾鳳皇翡翠皆羽毛之類其斷非牛審矣王念孫

曰高誘注淮南子云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云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魯頌言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之貌管子形勢解云將將鴻鵠貌之美者是也毛傳云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云飾以翡翠後鄭云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娑娑然說雖不同而同是雕文刻鏤之義斯可謂善發古義者也

象尊先鄭有二說一曰象鳳皇一曰飾以象骨司尊彝其再獻用兩象尊鄭衆注云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是也後

鄭則專主象骨之說明堂位尊用犧象注云象尊象骨飾之是也今雖無以見其必然然詩君子偕老象服是宜毛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鄭箋云象服謂揄翟闕狄也揄翟闕狄皆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以爲文章則先鄭所謂象鳳皇者其與象服類與又儀禮燕禮洗象觚注云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則後鄭所云象骨飾尊者其與象觚類與若如子雍之說象尊全爲象形鑿其背以受酒則象服象觚俱不可解矣總之尊質以木非鎔金之堅故不得流傳於後世然先儒注解遠有傳授若以犧象之尊全爲牛象之形則斷斷其不然也

釋祭先脾祭先肺祭先心祭先肝祭先腎

特牲少牢之禮惟有祭肺心截肵俎而不祭主人獻尸始有肝非正祭所用其脾腎不登於俎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於周制無所見蓋秦俗也脾屬土肺屬金心屬火肝屬木腎屬水此五藏一定之位月令祭脾於春祭肺於夏祭心於季夏祭肝於秋祭腎於冬惟冬水位腎亦水位相合餘皆易位古文尙書家遂以爲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皆本月令爲說楊子雲大元云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又從古文尙書之說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心下云

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先古文說後今文說肺下云金藏也元應書作火藏脾下云土藏也肝下云木藏也又全用今文說似兩存之以待後人之論定其著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文尚書合許氏先著異義後著說文異義主古文而說文則兼用今文是一人之書未有定見如此高誘知古文說斷不可通而今文說又不能解月令其注呂氏春秋祭先脾云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注祭

先肺云肺金也祭祀之肉先進肺用其所勝也一曰肺火藏自用其藏注祭先心云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王氏引之曰勝當爲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肝云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所勝故先進肝一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腎云祭祀之肉先進腎腎屬水自用其藏也白虎通曰春祭所以特先脾者脾者土也春木旺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高氏注本此而微有不同按用其所勝之說但可解脾肺肝三祭而腎用本藏心既不用所勝又不

用本藏牽强傅會實不可通惟康成之注月令斥去古文尚書之說一字不用而以五藏之上下配之其注孟春祭先脾曰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注孟夏祭先肺曰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注中央祭先心曰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注孟秋祭先肝曰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注孟冬祭先腎曰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其駁五經異義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

御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駁書古文之說而用今文之說以明月令祭之次第在乎牲體而不在乎五行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肺心在鬲上肝腎脾實在鬲下而正義所引肝在鬲上與醫經不合惟日本國所傳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鄭駁曰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

脯按肺下脫肝字秋祀門按脫其祭也先肝後肺心冬祀行十一字其祭也先腎後脾月令注春祀戶云制脾及腎爲俎祭肉三脾一腎再夏祀竈云制肺及心肝爲俎祭肺心肝各一祭中央祀中霤云制心及肺肝爲俎祭心肺肝各一秋祀門云制肝及肺心爲俎冬祀行云制腎及脾爲俎祭腎一脾再凡此之祭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又曰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較正義所引較詳而肝在鬲下亦足以證疏引之誤耳

## 釋九門

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又是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他經中無言九門者惟此有之鄭注云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

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孔沖遠知其說之不可通其正義云自臯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地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其斡旋之迹如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云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尙生育明餒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按高解九門專以城門言之似較優於鄭然東方生氣之門反舍之而不數又九門磔攘所以畢春氣東方者春也何以爲磔攘之所不及其不可通明甚吳効淸謂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禁

耳變高氏之東三門爲南三門其弊亦與高氏等陸佃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是又以經緯之涂爲九門益支離不可依據矣竊意此九門斷不可以周制解之月令一篇蔡伯喈雖謂取於周書非呂不韋作然其中雜秦制者甚多鄭氏目録所謂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也正義亦云周無太尉惟秦官有太尉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故九月云爲來歲授朔日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路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事然則周之城門每方各三其十二門見於攷工記者甚明月令所稱九門

其爲秦制無疑必欲以周制解之斷無有合焉者也

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鄭君於弗取而后嫁之無注陳雲莊因疏有別娶之文遂注云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

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羅整菴困知記曰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婚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炘案整菴之言大有功於倫紀詳繹壻弗取而后嫁之句與上女氏許諾而弗敢嫁句兩相呼應壻遭親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者天下無喪中成婚之禮故許諾之禮也壻免喪祥禫女氏往請壻以新免於喪未忍即吉故壻弗取之亦禮也女氏許諾之後以

婚禮既有成議豈宜中更禮云有故二十三而嫁故弗敢嫁者禮也壻弗取者以祥禫未忍成婚禮云吉祭而復寢俟吉祭之后女氏再請壻卜吉日親迎女然后嫁之亦禮也嫁之者仍嫁於壻也豈有女俟壻壻俟女俱三年之久而別娶別嫁者乎古書簡奧後之人但就文解釋致有傷倫紀之大所關繫豈淺鮮哉

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注云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治事處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設八君每日於路門外視朝謂之

治朝亦謂之正朝揖諸臣畢入路寢聽政謂之內朝君既入卿大夫各朝屬吏於路門之外左右室之中諸侯不必有九室左右各有治事之所君使人視羣臣羣臣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一定之制也此朝即羣臣治事之朝仍屬於公不屬於私其家之私朝則未入君朝前已先視之亦揖而退不及議事如人君之治朝玉藻所謂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是也古者天子諸侯三朝向下差之公卿大夫當有二朝然援此以解國語之二朝則又有別魯語曰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乎

曰予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按神係君之譌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攷大夫之視家朝在未辨色之前公父文伯之母婦人也不應於斯時而至康子之家又論語記冉子退朝而晏康成云退季氏之朝於禮私朝畢乃入公朝斷無退朝而晏之事意者春秋之末大夫於公所之朝奉行故事其政皆議於私家而家之私朝必在退公朝之後而公父文伯之母適以是時而至康子之家而冉子因以有退朝之晏也觀魯語云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以

其私朝之事爲政開口便露孔子致仕之後吉月必朝公政皆得與聞及孔子退朝冉子又朝於季氏之家遲之久而后歸故孔子有何晏之問此可推以情事而知者也韋注魯語云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援据雖確竊以爲季氏之家朝非玉藻辨色前之朝乃左右室既朝而後復朝於季氏之家也